

落日残照

——溥仪与他的后妃近臣们



落日残照

——溥仪与他的后妃近臣们

丁燕石 编

档案出版社

1988年

责任编辑:周永梅

封面设计:李新宇

ylp/

落日残照

——溥仪与他的后妃近臣们

丁燕石编

*

档案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北京百万庄大街8号)

*

开本: 787×1092毫米1/32 印张: 6.375 字数: 141千字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1000册

ISBN7-80019-165-6

K·37

定价: 2.20元

出版说明

本书原由台湾世界文物出版社出版。此次重新出版，基本维持原貌，仅对书名及个别地方做了修改，特此说明。

1988年2月

编者前言

本书作者周君适先生，出身清末官宦世家，自幼与满清遗老陈曾寿的长女订婚，因此少年时期就在陈曾寿的身边生活。由于陈曾寿一门三世都在清朝做大官，陈本人又中过进士，做过监察御史；张勋复辟时还曾出任过学部侍郎，是一个标准的“遗老”，因此作者在青少年时期对与陈常相往来的康有为、郑孝胥、陈宝琛等一群清朝遗老们的情况极为熟悉。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宫流居天津时，陈曾寿受溥仪邀请作为皇后婉容的国学教师，作者也随同前往，长期为婉容抄写课本。溥仪在日本人的卵翼之下，潜行出关，组织伪满洲国，陈曾寿出任近侍处长，作者也做过一段时期的宫内府文书科长。因此，他对于伪满洲国宫廷中的所见所闻尤为丰富。

他从一九三〇年起就与陈曾寿在一起，在他所接触过的人物中，有的曾历任封疆；有的是戊戌维新的主角；有的与庚子事件有关；有的参加过张勋复辟活动；有的是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在他所参与过的事里，从溥仪被逐出宫，流亡天津，到潜往关外，组织伪满执政府，成立伪满洲国，随溥仪前往日本朝拜昭和天皇，几乎无役不与，而且或多或少参与了一些机密。因此，本书所述，虽然只不过是一些零星片断，但却都是极珍贵的亲身经历史实，可以补正史之不足。而本书对于所谓“遗老”这一特殊阶层人物的思想与生活的描述，很少见诸其他记载，益显其珍贵。

目 录

我的丈人陈曾寿·····	(1)
康有为老而不死 张之洞清廉自持·····	(10)
末代皇帝的亡命朝廷·····	(18)
王国维“殉清”秘辛·····	(26)
同治微服出宫与慈禧昵宠杨月楼父子·····	(33)
九一八事变复辟之议又起·····	(41)
儿皇帝悄然出走旅顺·····	(48)
郑孝胥出卖东北·····	(53)
“满洲执政府”这个小朝廷·····	(60)
关门皇帝的起居注·····	(68)
“满洲帝国”儿皇帝登极大典·····	(76)
奉迎天照大神与帝室继承法·····	(82)
溥仪的妻子和弟兄们·····	(90)
落日残照的伪满宫廷·····	(102)
“船儿难倒转,魂接冰天远”·····	(111)

附 录

清宫五年的回忆·····	(123)
溥仪大婚纪实·····	(157)
清末王公贵族的生活·····	(168)

我的丈人陈曾寿

往往一件平淡无奇的事情，在脑子里却会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比方说：“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这两句诗，在杜甫的诗集中，并不算是警句，但是，我每每读到它，就会引起遥远而复杂的回忆。

说起来已经事隔六十年了。我十六岁（一九一九年）和湖北浠水陈曾寿的长女邦巽订婚以后，就经常听到老人们摆谈，知道陈曾寿的曾祖父陈沆是一位状元。陈家一门，翰林、进士、举人联翩不断。我的姑祖母是陈沆的孙媳，生下了陈曾寿等兄弟七人。光绪壬寅科乡试，陈曾寿兄弟三人同科中举，而且都名列前十名。陈曾寿连捷中了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请他出任提学使，他不就，卜居杭州西湖。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陈曾寿出任学部侍郎。复辟失败以后，仍回到西湖卖画。他擅长诗词书画，诗名与江西义宁陈三立，福建闽侯陈衍并称“海内三陈”，当时颇有一些名气。我和陈曾寿的长女订婚的次年，他不许我进洋学堂，把我接到西湖陈庄随他读书。当我走进陈庄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大门上贴的一副春联：“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这副春联是用红色纸写的，我到陈庄时是夏季，经过半年的风吹雨打，红色已经变成灰黄色了。

大清气数未终？

陈庄是一座面临湖水的小园林，座落在苏堤第一桥外小南湖，环境幽美，花木扶疏。陈曾寿的书斋“苍虬阁”里，桌上的文具纸张摆得很零乱，书架上和矮榻上都是层层叠叠的线装书，墙上挂着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四张相片，还挂着宋徽宗赵佶画的“晴麓横云”和元朝吴镇画的“苍虬图”，“苍虬阁”的名称就是由这幅画而来的（吴镇，字仲圭，又号梅花道人，为元四家之一）。另外就是陈曾寿自己的书画，所署年月都用“宣统”年号。陈曾寿指着曾、胡、左、李的相片说：这都是本朝的中兴名臣。他叫我要“多看曾文正公家书，在这一部书里，为人处世的道理，无所不包。”谈话之中，我问他大门贴的那副春联，用“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两句杜诗是什么意思？陈曾寿感慨无限地说：“本朝享国二百六十多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泽，尤其是康、乾两朝一百二十年的承平盛世，奠定了建国规模，真是民安物阜，海晏河清。今上冲龄践祚天亶聪明。虽然辛亥逊位，但是，根据皇室优待条件，帝号并未取消。这个条件，不仅为全国臣民所共知，而且为欧美列强所公认。……”他谈到这里，沉默了半晌，站起来缓缓地踱着方步说：“‘北极朝廷终不改’，是指的大清气数未终；‘西山寇盗莫相侵’，‘西山’两个字是借用来隐射国民党的，……”接着就大骂袁世凯，大骂国民党，越骂越是气愤。

陈曾寿的书房有两间，一间就是苍虬阁；还有一间，当门院中横卧一块太湖石，两头向上翘起，象一柄如意，这间书房取名“石如意斋”。从苍虬阁的窗户望去，正对苏堤第一桥，桥外是雷峰塔和净慈寺。南屏晚钟在雷峰塔侧面，花港观鱼在第

一桥与第二桥之间，陈曾寿悠然自得地说：“西湖十景，我住的地方已占有其四了。”他顺口念出“雷峰古拙如老衲，保俶玲珑似美人”两句古诗，并且谈到这两座塔都是五代时期吴越王钱俶修建的。钱俶信奉佛教，他有个妃子姓黄，雷峰塔是为黄妃修建的，所以又名“黄妃塔”。钱俶又为自己修一座塔，取名“保俶塔”，都是“结善因缘”之意。陈曾寿把他的得意之作“临江仙”词两阕念给我听：

“修得南屏山下住，四时花雨迷濛，溪山幽绝梦谁同。人间闲夕照，销得一雷峰。极目寥天沉雁影，断魂凭证疏钟，淡云来往月朦胧。藕花风不断，三界佛香中。”

“七十二阑红不断，绕廊荷气深深，斜阳无限付沉吟。塔尖双卓笔，堤影一张琴。镜里秋妆看更好，低鬟密簇瑶簪，晚来天色坐中沉。四周飞冷翠，都落玉盘心。”

东方未明之硯

小南湖对岸有一座山，与陈庄仅一水之隔。陈曾寿指给我看，那就是九曜山。明末遗臣张煌言的祠墓就在九曜山脚下。张煌言字玄著，又字苍水，浙江鄞县人，崇祯十五年举人。南明亡后，张辅鲁王监国，继续抗清，转战苏浙间近二十年。失败后，为清兵所擒，不屈而死。临刑时，举目望吴山，长叹说：“好山色！”赋绝命诗两首。明史有传，清乾隆四十一年，入祀忠义祠。

陈曾寿略述了张煌言的殉国历史以后，立即带我经过苏堤第一桥，凭吊张煌言的祠墓。

墓道两侧的翁仲大都倒卧在荒烟蔓草之中，祠堂也只剩一片断瓦颓垣，连一个游人都没有。陈曾寿慨叹着说：“西湖有

三处忠义的坟墓，岳坟是人所周知的；于忠肃公墓（明代名臣于谦之墓）则知道的人不多；至于张苍水墓，几乎淹没无闻了。……”我们面对这种荒凉景色，惘然对立。突然，从乱草丛中窜出了一只麂子，朝着九曜山飞奔而去。

我们回到陈庄，陈曾寿继续为我讲述明朝士大夫的气节，他指着书案上的一方古砚说：“这一方古砚是明天启年间赵南星弹劾魏忠贤起奏草用的，因为砚背上有两个眼（端砚有斑点痕谓之眼），一个眼形似月牙，一个眼似星，赵南星把它命名为‘东方未明之砚’，并在砚背刻了几句铭。你瞧，这是非常珍贵的古砚，它是不同于一般古董的。”我看那砚铭是：“残月晖晖，太白耿耿。鸡三号，更五点，此时拜疏击大奄，事成策汝功，否则同汝贬。”旁署“梦白居士题”（赵南星字梦白）。正面上端刻“东方未明之砚”六个字。

陈曾寿任监察御史时，曾用此砚起奏稿，弹劾袁世凯和庆亲王奕劻。稿尚未定，隆裕太后已颁发了退位诏书，因此，这封奏折已来不及上递了。

陈曾寿并不叫我读四书五经，而叫我多读史书，作文章也只出史题，有时也出题作诗或填词。他的诗师法杜甫、李商隐。同时，最推重唐末的韩愈，他画了一幅韩愈像，赞语是：“虎须曾捋，鸾翻终全，身酬雨露，留命符天。”他把自己与溥仪比韩愈与唐昭宗的关系，把袁世凯比朱全忠。他谈起历史来，无时不流露末代君臣之感。

到陈家不久，我深深敬佩陈曾寿的学识渊博。并且，陈庄这样幽静的环境，确是最适宜读书的好地方。但是我又感到陈家的规矩太大了，最使我伤脑筋的是磕头。逢年过节，或者是某某生日（包括小孩子生日），都要向每位尊长磕头，尊长只略弯弯腰就算还礼；同辈兄弟姊妹也要对磕，直磕得晕头转向。

至今我还记得有一天陈曾矩(陈曾寿的三弟)的生辰,我去向他拜生,在院子里相遇,我叫了一声“三表叔”,连忙跪下磕头,不防恰恰跪在一滩鸡屎上,糊了一膝盖的鸡屎。本来我从小总是盼望过年过节过生日好耍,但是,在陈家每逢年节,简直是灾难的日子到了。

不仅规矩大,而且忌讳也多。写字要避“圣讳”、“祖讳”。有一次,我写一个“仪”字,陈曾寿沉着脸说:“这个字是今上的‘讳’应该缺末笔。”他拿起笔来写了一个“仪”字,叮嘱我“以后记住,要这样写。”此外,署年月不许用公元或民国字样,要写“宣统”年号,或写干支,月分写阴历某月,不许说“前清”、“满清”,要称“本朝”。我每次写错了,说溜了口,就碰钉子。日子久了,才慢慢习惯过来。我的祖父也是个大官,正门上有“中丞府”扁额,大厅里有御赐“福寿”字,有写着“漕运总督部堂、山东巡抚部院”的高脚灯笼,八抬大轿等等。陈家虽然看不见这些东西,但是繁文末节和严禁触犯忌讳,却比我家多得多。呆在这个小天地里,连空气都变了。

陈庄的空房间不少,但是空房也不让我住,却指定我在附近蒋庄下榻。这是因为未婚夫妻是不能见面的。蒋庄是一座西式楼房,围绕着杨柳桃花,原名“小万柳堂”,房主廉泉,后来卖给一个回教徒蒋国榜,把廉庄改名蒋庄。蒋国榜住在上海,蒋庄楼上无人,楼下只有一个看守的老人。我住在楼上,下临湖水,面对雷峰塔和苏堤第一桥(映渡桥),环境幽静并不亚于陈庄。我每天在蒋庄住读而去陈庄吃饭,陈曾寿经常到蒋庄来查问我的日课。

一个雨后的清晨,我正在房里继续画昨天未完成的一幅山水画。突然走进来一个身穿长袍马褂的人,向我恭恭敬敬地请了一个安,叫一声“周少爷”,递给我一张大红名帖,上面写

着核桃大的“冯煦”两个字，随即走进一须发如银的清瘦老人。拱手落座以后，老人先开口问：“周世兄是仁先侍郎的东床么？”

“是。”我有点惶惑不安。

“我和今岳是至好，昨晚才从上海来，就在楼下暂时下榻。”

我不知道来者是何人，没有什么话可说。老人含着微笑，站起来看我的画，顺手翻了翻桌上的书，回头赏玩一会窗外的风景，拱手告辞下楼去了。我送走老人以后，看看时钟离午饭时间还远，因急于想打听这个老人是谁，便带上那张大红名帖到了陈庄。刚走进苍虬阁，陈曾寿身边正站着一个女郎，看了我一眼，一闪身便跑进屋里去了。

“你今天来得这样早？”

陈曾寿含着微笑问。

“……”

我明白了，那个女郎就是她。本来是表兄妹，而且又已订亲，但却不准见面，如此躲躲闪闪的，心里怪不自在。我拿出名帖给陈曾寿瞧，问这个人是谁？他刚才来看我。

“啊，梦老！”

陈曾寿带着尊敬的表情，向我介绍“梦老”的来历：冯煦，字梦华，探花出身，历官至安徽巡抚，系晚清封疆大员，又是一位词人。陈曾寿接着说，“行客拜坐客”是官场的老规矩，他已八十老人了，还是讲究这个规矩。催我快去回拜，要称老伯，要磕头，不可失礼，我遵命而行，并陪同冯梦华到陈庄拜陈曾寿。

胡嗣瑗隐居五峰草堂

我住蒋庄不久，因为太不方便，陈曾寿还是叫我搬到陈庄来住。

苍虬阁中座上客常满，交谊最厚的数胡嗣瑗。自从我搬进陈庄以后，经常见着他。胡嗣瑗，字琴初，又字悁仲，贵州人，癸卯翰林，官京曹。博闻强记，擅长诗词和书法，史学尤为渊博。谈起历史掌故来，娓娓动听。二十几岁就乡试、会试连捷，中了进士，殿试大卷仿褚遂良兼欧阳率更体，阅卷大臣初拟他为一甲第一名（状元），因十个阅卷大臣意见不一致，只取在二甲第二名（翰林）。胡嗣瑗自恃才华，热心科名，认为“大魁天下”垂手可得，结果未能如愿。他每提到此事，往往引为遗憾。胡嗣瑗通籍后，官翰林院编修，深得清廷重视。辛亥革命后，曾任江苏省道尹。江苏督军冯国璋慕他的文名，聘为督军公署秘书长。胡嗣瑗虽然做了民国的官，但不能忘怀于“大清王朝”，与清末遗老往还甚密。张勋复辟，胡嗣瑗与万绳栻分任内阁左右丞（万绳栻，字公禹，张勋的参谋长）。他怂恿冯国璋响应复辟，冯不同意。胡便利用秘书长职权，私下写了一纸电文，以冯国璋的名义发给张勋，表示拥戴溥仪重登九五。复辟失败，冯国璋免了他的官，他便在西湖修建了一所“五峰草堂”隐居起来。五峰草堂与陈庄距离很近，两人诗酒往还，交谊甚密。陈曾寿赠送胡嗣瑗七律一首：

“孤臣头白醉钧天，莲炬金杯照夜筵。问答玉音犹在耳，凄迷春梦已如烟。肆奸桡贼终遗臭，僭号昌奴岂自全。二十年来家国事，伤心成就一胡铨。”

这首诗里的“莲炬金杯”是引用宋神宗赐苏轼夜宴，命内

监撤御前金莲炬送归院的故事，比譬胡嗣瑗受溥仪“恩遇之隆”。“桧贼”指袁世凯，“昌奴”指徐世昌，“胡铨”是把胡嗣瑗比作南宋时期反对秦桧的胡邦衡。从这首诗里完全可以看出陈曾寿是如何推重胡嗣瑗了。他们的诗，从表面看来，是描写风花雪月，而字里行间，随处都抒发着满清遗老的愤懑情怀。

我到杭州的次年（一九二一年），浙江省教育厅长夏敬观发起在杭州附近西溪修建了一所两浙词人祠。西溪原有两处僧庵，一名秋雪庵，一名茭芦庵，这所词人祠，是就秋雪庵原有房屋改建的。宋代把浙江划为浙东、浙西两个部分，总称为“两浙”。词人祠里，凡属唐代以来的词人原籍两浙和宦游两浙的都可入祠设牌位受飨。祠堂落成后，由发起人向全国各地名流分发通知，至期来杭州参加祭典，请当代大词人朱孝臧主祭，并请他撰写一副对联。朱孝臧接到通知，早几天便来到杭州，在陈庄下榻。谈到写对联的事，朱孝臧念着唐温庭筠过陈琳墓“词客有灵应识我”的一句诗，想不起现成的句子作为集句对联。陈曾寿以宋文与可赠苏东坡出守杭州的诗句“西湖虽好莫题诗”属对，恰好是天然巧对。举行祭典的那一天，朱孝臧、胡嗣瑗、陈曾寿带着我同乘夏敬观的小汽艇泛西溪去词人祠。西溪是一个狭而长的溪流，时值深秋季节，芦花似雪，丹枫如染，一路看不尽的清秋景色。两浙词人祠的正门上，贴着朱孝臧所写的“词客有灵”对联。大殿神龛里密密层层牌位，居中的牌位是白居易。参加祭典的人陆陆续续到来，其中有遗老，也有文人墨客，有民国官吏，也有既是民国官吏又是满清官员的后裔，兼着两重身分的人，如浙江省厅长左兰荪是左宗棠之孙，陶叔惠是陶文毅之孙。在这一次祭典中，我见到的遗老有陈立三、吴士鉴、袁

思亮、余肇康、王乃徵、……有的遗老我不认识，也数不清。
胡嗣瑗连连赞叹着“胜友如云，高朋满座”。

这确是一次遗老大聚会。朱孝臧、陈曾寿都有词记其事。

康有为老而不死 张之洞清廉自持

西湖由于有白堤和苏堤的十字形间隔，分为外湖、里湖、北湖和小南湖。苏堤第一桥通小南湖，第二桥通里湖，里湖边有一座山，旧名一天山，后改丁家山。民国十年，康有为在丁家山巅修建了一所庄园，取名“一天园”，距离小南湖陈庄甚近。康有为是戊戌维新的中心人物，是举世闻名的。一天园建成以后，他写了一篇“一天园记”，详细叙述这个庄园的内容和环境。全文篇幅很长，节录如下：

“园在杭之西湖丁家山。山旧名一天山，吾以名吾园。以南高、九曜、玉皇、凤凰、紫金、紫阳、吴山为左垣；以天竺、灵隐、北高、秦亭、栖霞、葛岭为右墙。……杭城井闾，楼观万家，烟树点画，察可为前列之书册鼎彝者，吾一天园也。……自南高峰叠嶂蜿蜒下突入西湖为半岛而俯钦湖波者，一天山也。……下有荷塘五六，凡三十亩有余，吾一天园之封域也。自里湖之幽，对苏堤春晓之桥，为吾园之湖疆，可泊舟而登大陆，则初入吾园境也。……风坡晴雨百变也。杂植桃柳梅杏，异花珍草，临云中崖之绝壁也。……吾乃引湖水为水管灌之，水上喷溢若在石岩出，洒藤萝上，沫珠涎玉杂然下者如雾，可导以浇花作浴池也。……三潭印月角立水中兴天云波光烟影相荡也。……尽揽而兼收，避地避世，惟作天游登此园也。……此化人之寤歌独乐，此四时佳兴之与人同者也。是园经始于庚申之春，

告成于辛酉之夏，记文于壬戌之秋，撰之者为天游化人南海康有为也。写此记为宣统十五年癸亥二月花朝日也。”

这篇文章，共用十三个“也”字，类似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吾以名吾园”与欧阳修的喜雨亭记也是一个调调。他在最后所署的日期，仍用宣统年号，记为“宣统十五年”，事实上，宣统到第三年就“退位让国”了，那儿来的“十五年”呢？

康有为卜居丁家山，与陈曾寿结为近邻，他两人都曾参加张勋复辟，是保皇党的同路人。陈曾寿赞助张之洞废科举、兴学校，与康有为倡议罢四书文，改试策论，立京师大学堂，改各省书院为学校的政见，也是基本一致的。但是陈曾寿认为戊戌变法操之过急，事机不密，以致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幽禁终身。追源祸始，应由康有为负其全责。因此，陈曾寿虽与康有为结邻，但无来往。

两浙词人祠公祭礼成以后，陈曾寿买了一坛女儿酒邀请从远道来参加祭典的几位老友到苍虬阁品佳酿、打诗钟。浙江风俗，生了女儿，便酿酒窖藏起来，为女儿长大出阁时陪嫁之用，因此，称之为“女儿酒”。浙江酒坊酿造绍兴酒，有的窖藏多年，然后出售，也用这个名称。陈曾寿邀请的客人有陈三立、朱孝臧、王乃徵、袁思亮、胡嗣瑗、吴士鉴等。客人到齐了，苍虬阁里焚起一炷线香，大家正在静悄悄地推敲思索，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须发皓白，脸色红润，头戴瓜皮小帽，身穿又宽又长的方马褂，枣红长袍，脚登挖云双梁缎鞋，蹒跚地走了进来。

康有为操着广东京话，一连串没有歇气，简直不容许别人有插嘴的余地。大家早就听得不耐烦了，特别是陈三立打诗钟瘾大，便告知他正在打诗钟，请他也加入做一联。

“啊，我搅局了跋！”

“啊，仁先！啊，散原、强村！……啊，盛会，盛会了！”